

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

名家推荐

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

程德培 主编

中篇小说

(上卷)

20位名家推荐

李约热 叶弥 王童

李洱 盛可以 须一瓜

映川 鬼子等

名家年度佳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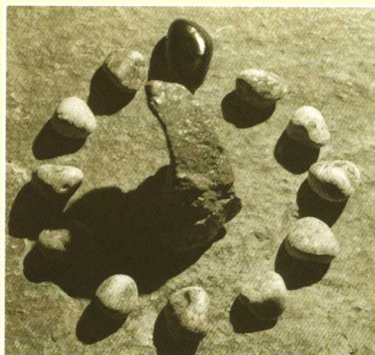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M I N G J I A T U I J I A N

名家推荐 2004年最具阅读价值 中篇小说

◎程德培 主编

(上卷)


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写在前面的话

◎编 者

可以说,没有众多名家的积极参与,这套与众不同的年度选本是不可能诞生的。

2004 年最具阅读价值中篇小说卷、短篇小说卷、散文随笔卷、演讲谈话卷、人物印象卷推荐者名单(按姓氏笔划为序):

王光东	评论家	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
东 西	作 家	
古 耜	评论家	《海燕·都市美文》主编
白 桦	评论家	
艾 伟	作 家	
刘长春	作 家	
刘醒龙	作 家	
孙甘露	作 家	
朱小如	评论家	
朱增泉	作 家	
麦 家	作 家	



- 何 锐 评论家 《山花》主编
- 吴义勤 评论家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
- 吴 玄 作 家
- 张 生 作 家 交通大学中文系教授
- 张同吾 诗 人 中国诗歌协会秘书长
- 张 闳 评论家
- 张 柠 评论家
- 张 陵 评论家 《文艺报》副总编辑
- 张新颖 评论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- 张燕玲 评论家 《南方文坛》主编
- 李敬泽 评论家 《人民文学》副主编
- 汪 政 评论家
- 陈世旭 作 家 江西省文联主席
- 陈 村 作 家
- 陈思和 评论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 《上海文学》主编
- 周立民 评论家
- 宗仁发 评论家 《作家》主编
- 林建法 评论家 《当代作家评论》主编
- 施战军 评论家
- 洪治纲 评论家
- 洪清波 作 家 《当代》编辑部主任
- 郇元宝 评论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
- 鬼 子 作 家
- 夏季风 作 家
- 谈瀛洲 作 家
- 贾梦玮 评论家 《钟山》杂志副主编
- 盛子潮 评论家

程永新 作 家 《收获》杂志副主编
程德培 评论家
葛红兵 作 家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
谢有顺 评论家
韩石山 作 家 《山西文学》主编
雷 达 评论家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

在此,我们向上述各位推荐者表示衷心的感谢!

二〇〇四年十二月

◎
编
者
写
在
前
面
的
话

目录(上卷)

CONTENTS

按推荐日期先后排列

- 001 孙惠芬=文 岸边的蜻蜓 卞元宝推荐
- 044 李约热=文 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 东西、鬼子推荐
- 073 陈世旭=文 海参崴红帆 古耜推荐
- 105 叶 弥=文 小女人 贾梦玮推荐
- 152 李 洱=文 光和影 张柠、施战军推荐
- 207 王 童=文 缰绳下的云和海 雷达推荐
- 254 盛可以=文 取暖运动 白烨推荐
- 279 须一瓜=文 穿过欲望的洒水车 谢有顺推荐
- 322 王小妮=文 很大风 林建法推荐

●邵元宝推荐

岸边的蜻蜓

◎孙惠芬

—

吕作平来了,就在我的楼下,可是我还以为他是从庄河打来的电话。

他说,我出事了。

我说,什么?

他说,你下来,我就在你楼下。

吕作平站在我的对面,头发蓬乱,脸色乌青,仿佛刚刚遭到一顿拳击。在邻街酒吧坐下时,他耷着头,跟我说,梅花背叛了我。

我端坐着,静静地看着他。我说,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。

吕作平闷闷地看着我,痛苦在他脸上抽动,仿佛我是梅花的帮凶。他说,你猜那个人是谁?

我哼了一声,我听见我鼻孔里的声音裹着笑意。我说,是谁都很正常。

这时,只见吕作平脖子和下颏逐渐胀起来,一

◎孙惠芬
岸边的蜻蜓

瞬间,就胀红了眼睛。他瞪着我,好像要把别人打他的拳头挥向我。他努力压低声音,说,春天你太恶毒,那个人是老姨夫,老姨夫你听见了吗!

我想我是呆住了,彻底呆住了。我愣愣地看着吕作平,但除了惊讶,做不出任何反应。

梅花是我的表妹,三姨的三女儿,我们习惯叫她梅花三。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个很现代的女孩,我之所以跟吕作平那么说,是因为我对他们一夜之间形成的婚姻不信任。是因为她嫁给吕作平,是从我手中夺走的。当时,在歇马山庄,我跟吕作平正以温火持续着我们的恋情。我喜欢含蓄,吕作平又能恰到好处地理解我的含蓄,我们的恋情便旷日持久。当时,吕作平在六十里外的茧场晒茧,我们只能两周约会一次。时间,是晚上;地点,是歇马河边的小树林;人物,当然是我,吕作平,有的时候,还有梅花。我,吕作平,梅花,我们是歇马山庄为数不多的在外面工作的青年。吕作平找我、梅花也找我的时候,我们就三个人一起约会。我喜欢吕作平,更喜欢梅花,这是两种不一样的感情。梅花活泼,好闹,她动辄就把自己藏起来,再突然从某个地方钻出,吓我一跳。当我因为惊吓扑进吕作平怀抱,她在一旁开心大笑。我喜欢含蓄,也希望有时候能突破我的含蓄,梅花常常给我外在的力量。就这样,我和吕作平恋了两年才订下婚期。可是,就在我为逼近的喜日子收拾新房时,梅花却与吕作平私奔了。

那天晚上,布置好的新房给了我温馨的感觉,梅花看出我少有的异样,动员我留下来,让吕作平送她回家。服从了梅花的动员,我留了下来,我陶醉在即将到来的幸福中,我提前放了被,关了灯,在黑暗中等待。谁知,黑暗就真的成了我的等待。吕作平一小时没回来,两小时三小时,当我终于忍不住,要冲出吕作平家的时候,只见吕作平和梅花双双站在我的面前。他们身上沾着草屑,他们的嘴唇肿了一样,红红的,他们的眼睛里,有种动物样的粗野。见到我,吕作平低下头,梅花却无所顾忌地盯着我。梅花说,春天,你知道我们做了什么……我不想这么做,可是没办法,我爱作平。

梅花的话,足以顶替一颗重磅炸弹,让我刹那间血肉横飞。我疯

了一样冲出吕家,当天夜里,就开始了黑暗的逃离之旅。我扔掉小镇上的工作,一个人到大连游荡的这些年里,一个问题无时无刻不烘烤我,那就是,什么是事实真相?那天晚上,他们到底怎么就逾越了友情,逾越了我,迅速地烧成一体。

多年之后,当我通过自学,从一个自由撰稿人做到招聘记者,在城里结婚成家,内心的伤疤结成硬痂,能够面对那段往事的时候,我曾试着问过梅花。我说,你总该说说那天晚上。那年,她到大连办事,来到我家,夜里,我们睡在一张床上,相互看着,仿佛又回到了过去。她笑了,说,你敢听?我做出不在意的样子,其实心里还是一抖。她于是坐起来,眨巴着她那双不安分的眼睛,说,让他送我,是有意的安排。早先,我从来不知道我爱他,那天,为你布置好新房,有一阵儿,我心里觉得不对劲,很疼,就忽生一念。

我说,可是你怎么敢保证他爱你?

梅花的回答让我十分惊讶:男人,你永远不了解男人,男人不会拒绝爱情,就看你肯不肯下手。

梅花的话,告诉我这样一个事实,失去吕作平,原因在我,我因为玩含蓄玩深沉把爱情玩丢了。可是后来,梅花又说了另一句话。看我有些困顿,她又说,咱俩是表姊妹,一块长大,但你根本不了解我。我这人好感情冲动,没准儿,有一天,又不喜欢吕作平了,这都是可能的。梅花的话,曾让我得到过报复了吕作平的快感,可没多久,就陷入一种悲哀,不是为吕作平,而是为我自己。我为什么就没有冲动的时候。

梅花的话,也就是我要告诉吕作平的话,他早该有这个准备。不过那个人是老姨夫,这太让我意外。我不但没有报复了吕作平的快感,且连悲哀的感受都丧失了,我只有顺水推舟地说,我能帮你什么?

很显然,吕作平没想让我做什么,他只是太压抑,太需要有一个发泄对象。他两手使劲撸着头发,恨不能撸掉头皮的样子。我以为,在他百里迢迢进城找我发泄的内容里,肯定有一段与我有关。比如他向我忏悔当初的轻薄,不该抛弃我,我甚至在瞬间做好了思想准备,决不因为怜悯而接受这样的忏悔。可是我错了,吕作平不但没有

忏悔,还一再发狠,想杀人,想去杀了老姨夫。那样子,好像一切都是老姨夫的错,梅花是无辜的。

二

尽管帮不了什么,我还是决定跟吕作平返回一次,我总不能让吕作平去做冲动的事。

吕作平的家早已从歇马山庄搬到县城,这得感谢老姨夫。在我老家那个地方,老姨夫是最早搞个体企业的。当年我和梅花在小镇工作的塑料经编厂,就是他的。后来他把工厂做大,做到县城,不只搬了吕作平的家,还搬了大姨的家,三姨四姨的家,大姨三姨四姨所有结婚在乡下的儿女们的家。我的老姨夫拉网一样,把姥姥那一支翁氏家族的枝枝杈杈从乡下拉出来。在九十年代,简直就是一场农村包围城市的战争,虽没有硝烟,影响却是巨大的。一辆辆卡车满载家居物资离开歇马山庄时,乡下人以为城市的地盘是可以随便强占的,无不为自己的无能黯然神伤。老姨夫的做法,不是一起行动,而是各个击破,一家一家地搬,使那样的搬迁时间持续长达四年之久。在这场战争中,最后受牵连的,是我的父母。父亲对老姨夫持有成见,他不相信一个掌鞋匠最终能成为大家不种五谷杂粮就能生存的依靠。父亲曾独自进城做过考察,考察的结果证明,他的怀疑是正确的。他发现,轰轰烈烈进城的亲人们,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城,他们只是被搁置在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山坡上。空空荡荡一块坡地,一个砖砌的四合院,四周零星几间砖瓦房,仿佛是打在山上的一个补丁,十分的孤零。父亲回来后大为光火,在院子里大叫,鲁铁蛋是个什么东西,他以为咱翁家是城里的补丁,他掌鞋掌出病了是不是?! 你看吧,没几天他就得把这补丁扯下来,等他想把补丁扯下来,想抓都抓不成布丝络。可是四年过去,当发现进城的人们并没因为缺吃少穿而返回乡下,反而在清明节回来上坟时坐上了轿车,父亲最终也不得不追赶补丁而去。

我要返回的吕作平的家,是老姨夫亲手帮忙缔造的。我父母的

家，姨姨们的家，表兄表弟们的家，都是老姨夫亲手缔造的。它们在县城西北部的燕荡山上，它们围绕着一个叫做黄海塑料制品厂的厂区，众星捧月似的。它们不再是平房，而是五层楼的楼房，它们其实已经变成黄海塑料制品厂的家属楼了。虽孤单，却显赫，它们加到一起，被县里的人们叫做家族企业。

家族，在我的老家，在歇马山庄，一直是个充满温暖感的名词。它看不见摸不着，却隐在人与人之间，村庄与村庄之间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邻里打架的时候，过年拜年的时候，春种秋忙的时候，它便以块儿状的面貌出现，一堆一簇，蘑菇一样。企业，在我的老家，在歇马山庄，却是一个新名词，就像刚开放时人们听说办公司一样，它不温暖，却让人最早跟富裕、跟钱联系在一起。如果有人屯街喊，某某是干企业的，人们眼前的田地立即就大把大把地往外长钱。我是说，将家族和钱弄到一起，能长出什么，山庄人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

因为害怕吕作平冲动，在楼下停下时，我劝他和我一道去我家。吕作平摇头，坚决不肯。我理解他，当年他一夜之间甩了我，遭到过父亲劈头盖脸的臭骂，父亲拿一把刨地的镢头在村子里乱转，要不是有人拉，父亲都要打死他。做了梅花女婿，他也从没敢登我家的门。现在，他弄成这样，怎么经得起父亲再骂？可是，我不能单独陪他回家，因为他告诉我，梅花已被他打跑两天了。在车上坐一会儿，我还是逼他下了车。

虽然七八年过去了，见到吕作平，父亲的喘息还是顿时粗重，父亲没有骂他，却立即躲到西屋，再也没有出来，仿佛不是梅花使家族蒙羞，而是吕作平。很明显，家里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母亲默默往餐桌上端饭，不说一句话。在大连，听吕作平说起梅花和老姨夫的事，虽很惊讶，但不回到家里，不回到现实的人物关系里，还是不能感到事情的严重。现实的人物关系是，吕作平是我母亲的外甥女婿，而母亲的外甥女儿跟母亲的妹夫有了不正当关系；现实的人物关系是，母亲的妹夫是厂长，是翁氏家族在县里惟一的靠山，父亲在厂里做环卫工，挣他的工钱，亲人们都挣他的工钱。要是把事情搞大，逼走老

姨夫，家丑外扬不说，等于断了家族所有人的生路。

当天晚上，把吕作平交给母亲，我一个人来到三姨家。三姨家与我家隔着一个楼，三姨家在厂区上边，我家在厂区下边，标志着进城时间的不同。三姨家一屋子人，三姨，三姨夫，表姐黑桃，表弟怀江、怀海，像是在开会。三姨夫生性胆小，见到我，突然就哭了起来，压抑的声音让人揪心。胆量决定了一个人对事物理解的深度，当年梅花抢走吕作平，三姨夫也是挂着泪花找到父亲的。相比之下，三姨和其他人倒是平静许多。三姨患糖尿病十几年，加号指数从在歇马山庄时的四位升到如今的十几位，已波及到心脏，多年来治病的所有费用，都是老姨夫管。二表姐黑桃性格温顺，在老姨家里当保姆，打发一日三餐和卫生，虽是后来者，可是因为近水楼台，日子也迅速地好起来。不知道是不是就像数学里的负负得正，这样复杂的背景，反而就抵消了复杂，使她们显得很平静。三姨握着我的手，一再说，梅花会不会出事，俺就怕梅花出事。听三姨这么说，从不发火的三姨夫吼起来，出事才好，就叫她出事——

安慰一会儿三姨，我把黑桃拽到卧室，我问，老姨知不知道？黑桃摇头。黑桃说，家里人都压着作平，坚决不让他告诉老姨。其实，我并不是为梅花来的，而是为了老姨，老姨野泼又没文化，要是让她知道，不是把梅花撕了，就是把老姨夫撕了，弄不好，她会把自己撕了。

老姨不知道，我顿时轻松了许多，只要老姨不知道，即使梅花有什么意外，也不会影响到大的格局，我是说，企业还会照常运转，相反，就难说了。当然，这样，有一个人将付出巨大的牺牲，那便是吕作平。让一个男人默默吞下这颗苦果，怎么说都太残酷了，他在老姨夫手下开货车，每一张票据都得经过老姨夫签字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；他的房子又在厂区对面，站在四楼，厂容厂貌一望可见，这等于把自己放在火炉上烤，反面正面都是火。

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，那天晚上，从三姨家回来，家里聚了很多人一——大姨家的表哥表弟，四姨家的表弟表妹，还有黑桃女婿，还有另外两个表姐夫。吕作平把自己弄成大家关注的焦点，感受一定很

不好。据我知道,在厂子里,他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受人尊重的角色。在那些表兄表弟中,有给老姨夫开小车的,有当车间主任的,有当调度和采购员的,惟他开大解放,每月有半月混在客货混装船上,往济南烟台送货。就是几天前他从烟台回来的晚上,发现了老姨夫和梅花的事。为了摠住吕作平,大家你一言我一语,你一句我一句,大意是,你等着,我们哥们儿非找老姨夫算账不可,我们不打他个屁滚尿流才怪。一听,就知道是些哄人的大话,要是把老姨夫打个屁滚尿流,他们上哪儿挣钱去!要是可以把老姨夫打个屁滚尿流,何不让吕作平去打!可是很明显,这话吕作平爱听,到后来,他竟在众人的劝说之下,喝了一碗稀饭。

三

安抚了吕作平,瞒住了老姨,剩下的,就是梅花的安危了。她会去死吗?答案是否定的,不会。我这么说,家里人都这么说,没有什么具体原因,只是一种直觉。后来我知道,梅花和老姨夫的事,在家族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吕作平不在家的时候,厂里有客人来,老姨夫的车就常在楼下接梅花。让梅花陪客,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,这是家族企业,找谁,都是家里人,梅花又是这一行外甥女中最聪明最漂亮的一个。关键不在这儿,而是有人发现,梅花陪来陪去,和老姨夫的关系不正常了。梅花和老姨的办公室紧挨着,梅花管出纳,老姨管机件。老姨在家的時候,梅花很少出屋,老姨一走,她就走出来,在院子里转来转去,欢天喜地的,好像她是耗子老姨是猫。老姨的儿子在大连上学,老姨夫就在大连给老姨买了一幢别墅,隔三岔五,老姨就扔了工作,到城里去住。而这个时候,就是梅花的节日了。身体的活泛,表情的活泛,心情的活泛,挡不住任何人的眼目,用三姨家二表姐的话说,吱吱扭扭的,都快不是她了。

梅花其实是个非常爱面子的人。当年初升高,因为有把握考县重点而最终没考上,毅然下学进了老姨夫的经编厂。读普通高中,怎么说也比在小镇上当临时工有前景,有多少大学生都是从普通高中

考上的。梅花的面子里面,现实占了很大的比重。为了现实的面子,她可以不顾长远的面子。然而梅花的性格是,从不为自己的短浅后悔,这也是我最为欣赏的地方。她不念书,一夜之间当了临时工,回家再见到我,从不打听有关学习的事。不但如此,她还描了眉,涂了嘴唇,脱了学生装,一下子把自己打扮成妖艳的女人,在我面前搔首弄姿。那时,我没考上重点高中,继续念普高,她的样子,让我觉得做学生是个多么低级而愚蠢的选择。在她的影响下,我愚蠢了半年,也进了经编厂,可是,我做不了梅花。我羡慕做女人,又怀念做学生,当我在她的鼓动下,涂了嘴唇,又把一条粉红的纱巾系到脖子上,我竟像葬送什么似的大哭了一场。

我是说,梅花会为眼前的面子做出最现实的选择。没准,几天之后,你会在自由市场的地摊上发现她,身边放着袜子拖鞋内衣内裤之类,放大嗓门冲人群喊,快来看哪,最优质的袜子最舒服的内裤。让你觉得留在家族企业是件多么低级而愚蠢的事。可是,我错了。我不但错了,还错得愚蠢而低级。我回家第二天,梅花就出现了,梅花不是出现在自由市场,而是燕荡山厂区的大院内。我之所以在厂区前面加一个燕荡山,是说,当我站在母亲的楼上,看到梅花自由自在地向她的办公室走去,我觉得整个山丘都震动了。我相信,在厂里工作的每一个人,都会有如我一样的感受。她的上班,使原来以为平息下来的局势骤然紧张,这不能不牵动每一个人的神经。如果能够敞开胸怀说真话,在家族这些人中,除了大姨,百分之八十的人都宁愿梅花出事也不愿她回来。我立即下楼,从两楼之间的过道转过去,进了梅花的办公室。

梅花见我,十分平静,好像我是厂子里的工人。她说回来啦,坐。梅花的办公室很现代,组合写字台,软皮沙发,电脑,连饮水机都是豪华型的,可见出老姨夫工厂现状之一斑。和梅花之间,无需绕圈子,我开门见山,我说,我都知道了,你不该上班。

梅花眨眨眼皮,漫不经心的样子,说,为什么?

我说,吕作平就在楼上, he 现在是炸弹。

梅花咧开嘴,笑了一下,说,你高看了他,他不会靠近我,我才是

炸弹。

梅花的反应让我意外，她不但不考虑面子、自尊，不考虑给家族名誉带来的损害，还要把自己当成人体的炸弹，一股血蓦地涌上我的脑门。我发作起来，我说你不会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吧，你太无耻了——

梅花也许会从我的声音中听出复仇色彩，但对天起誓，我绝对是针对现实。梅花显然被我的话击中了，隐在化妆品下面的眼影显现出来，突出了眼睛的红肿。她睁着红肿的眼睛，四下散漫地看着，不反击，也不回答，木木的，仿佛根本打算与我对垒。她那样子，让我的手真有些发痒，想扇她的耳光。可是我忍住了，我不但忍住了，居然还言不由衷地说了句：你总该说说为什么吧？

这句话，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不满只有天知道。这意味着，我在向她传递一种信息，只要说出充分理由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这不是我的态度。在老姨夫和梅花这件事上，根本不存在理解，也压根就谈不上理由。

我的话正是梅花渴望听到的，在我决定甩门出去的时候，她平心静气地说了一句话。她说，你问黑桃二姐好啦。

四

为了表示我的态度，我没有上楼去找黑桃二姐，而是从两楼之间的过道出来，离开厂区，向燕荡山下走去。站在山下，向山上远远望去，东方塑料制品厂确像一块补丁，是那种针脚密实的补丁，虽颜色肤浅，却亮丽豪华。老姨夫不断地粉刷墙面，由绿色到黄色，最近一次刷成肉粉，这块补丁就有了欧化的味道。它铺张在一片开阔的山坡上，与山后的树林植被，形成了巨大的反差。眼下，在中国，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，到处冒芽，但我相信，没有哪一个是像老姨夫那样，靠掌鞋起家。老姨夫的故事在报纸上报道过，他常年坐在小镇塑料厂的大墙外掌鞋，常给塑料厂的销售员掌鞋，掌着聊着，懂得一点销售的门路，就弃下钉鞋的锤子，去塑料厂应聘销售员。老姨夫不愧为掌

◎孙惠芬
岸边的蜻蜓

鞋的,知道见缝插针,销着售着,干了不到半年,通了路子,就买了一台机器,自产自销,一点点就发展起来。老姨夫吃了多少苦,报上从没说过,但老姨夫的见缝插针、勇于开拓,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,传成佳话。可是有一个谜我一直是不解的,老姨夫发迹后,为什么不把厂子插进县城里,而是插到郊区山上?

事情真的像梅花说的那样,她是一颗炸弹,没有任何人去找她的麻烦,吕作平没有,知道底细的表姐表弟都没有。我回家时,看见吕作平一直站在北阳台上,而他的对面,就是老姨的办公室、梅花的办公室、老姨夫的办公室。不但如此,老姨夫正领一帮人在院内转着,比比划划的,没事一样。跟你说吧,那一瞬间,我的悲哀已无以言表,为吕作平,为翁氏家族所有人。

好奇是人的本性,好奇往往叫人丧失原则。不知怎么搞的,午后,我竟拨了黑桃二姐的手机。我们家族里,人人手里都有一个电话号码本,十八岁以上的年轻人,都有一长串的手机号码。我在电话里说,二姐,我想去看你,你在老姨家,还是在自已家?

黑桃吱唔一会儿,好像没辨出我是谁,后来她说,哦,在自已家。

就像大家管梅花叫梅花三,黑桃表姐也常被大家叫黑桃二。黑桃之所以叫黑桃,是她的皮肤太黑,葡萄一样的颜色,紫中带黑。一般情况下,皮肤黑的人牙齿好看,因为黑可以衬托牙齿的白。可是黑桃不同,她的牙齿也是黑的,好像皮肤化成了黑色的汁染了牙齿。在歇马山庄,黑桃的没脾气是出了名的。婚后,男人不愿出民工,动辄找人来家赌博,她从没骂过一句,不但不骂,还要汤呀水呀的侍候着。她是家族乡村包围城市战争中最后一个进城的,比我的父亲还晚。当然,她进城晚的原因跟她的性格无关,而跟梅花有关。黑桃家墙外有一排杏树,是她结婚那年梅花帮她栽的。进城后,每隔一两个月的周末,梅花都要回歇马山庄小住。梅花不喜欢城市,这在家族里无人不知,工厂从小镇搬县城那年夏天,从不掉泪的梅花居然哭了。后来老姨动员黑桃进城,梅花坚决不让,她阻拦黑桃的一个重要理由是那一排杏树。她说杏树刚刚结果,不能就这样扔了不管。也确实那杏树上的杏子太可爱了,个大皮薄果肉细腻,即使一口气吃上一斤,也

不会胀胃。受到梅花阻止,对进城一直蠢蠢欲动的黑桃,在乡下忍了三年,终于在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天,砍了杏树,搬了出来。当梅花知道此事,杏树的脑袋已经落地。所谓慢人有慢福,黑桃一进城,就被老姨要到身边。月薪六百是明的,隐性收入没人算得出,在家族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,母亲说,兄弟姐妹谁见了,都点头哈腰。

黑桃家在我家下面,是五楼。摁了很长时间的门铃,黑桃才开门。因为在三姨家见过面,我们谁也没有客套。我和黑桃一直不亲,原因在我,我就是看不惯她凡事慢悠悠的样子。就好比现在,好容易开了门,又去为我泡茶,折腾了至少有十分钟。等她在我对面坐下来,我的初衷早已模糊得不知去向。

初衷模糊,黑桃的样子在我眼前却十分清晰。我发现,她明显白了,是那种苍白,白里透灰,因为她原来质地是黑。黑桃穿着也明显讲究了,是中式真丝套装,腰条显得细多了,不像原来一夏天就一个老头衫,肉鼓鼓的样子。最明显的,还是头发,栗皮色中夹着棕红,使她整个人看上去有了气质。可是怪了,我看黑桃,她却不看我,有意躲闪我的目光,好像我不该在这个时候来她家。然而正是躲闪,使原来模糊的初衷又回到了我的面前。我说,二姐,梅花怎么就能迈出这一步?

黑桃先是一愣,看看我,又迅速移开,没说话,只是吁出一口气。

我说,二姐,梅花说你知道,是不是老姨夫主动?

黑桃站起来,走向阳台,还是没有说话,好像默认了我的推断。

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,在得知老姨夫和梅花这件事之后,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老姨夫是主动的一方,我一直以为梅花为了钱,往死里缠才导致了眼下的后果。现在,搞企业的,有了几个臭钱,是没几个好东西,可是再不好,也不能搞自个儿外甥女。我似乎突然明白梅花为什么让我问黑桃,她是想让黑桃替她控诉老姨夫。我听到我的喘息粗重起来,我听到我随粗重的喘息骂出一句粗话:这个畜生!我非找他算账!

让我意外的是,听我这么说,黑桃突然哭了,她一边哭一边转身,朝卧室跑去。我跟过去,没有打扰黑桃,眼看着她的眼泪水在腮上暴